



[威靈頓街] / 李寶瑜 中文系一年級

中環威靈頓街71號7樓。由七樓頂樓，沿着那條扶手有點生鏽的樓梯往下走。對九年前還是小學生，鮮蹦活跳的我而言，真是輕而易舉得氣也不用喘一下。然而，不記得走到第三還是第四層，心兒總是不禁卜通卜通地跳。尤其是當我偷瞥到那紅底金漆寫着「通善壇」的匾額時，如此「喜氣洋洋」，便特別有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感覺。「通善壇」的兩扇厚重黑門常常「中門大開」，但媽媽說不要隨便看進去，因為那是人家做法事的地方。我每天早上都會聽見「叮叮噹噹」、「呢呢喃喃」的聲音，雖然詭異，但見生人為死人如此勞碌，卻又特別使我精神一振。走到底層時，街上的汽車聲與人聲便會掩蓋了鑼鼓聲，感覺就像把蓋子封住棺木一樣。

威靈頓街的大廈最底層都是沒有大堂的，更加沒有電梯，所以沿着樓梯就可以直接走到街上。71號大廈隔壁是麥奕記，當我、媽媽和小妹匆匆走過時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從半透明玻璃中，窺看各式早餐送到客人面前，「上枱」，被吃掉，「上枱」，被吃掉。從麥奕記往下走是一間水果檔，吸引人的是把鮮果放進舊式榨汁機的聲響。榨汁機還分兩款的，一種是矮矮胖胖的，要先把水果切成一條條，再插進榨汁機裡，老闆這時便會用白底橙色花紋的外賣紙杯，剛好接着從方形管子流下來的鮮甜果汁。另一種是高身的杯型榨汁機，須把水果切粒放進去，蓋上蓋子，水果便會在刀片間旋轉，變成一圈又一圈的粉紅色或者橙黃色。機器聲混合榨汁的聲音，那種「扎扎」聲顯得特別勤奮。後來我才知道這間天天照常營業的水果檔叫中田鮮果。

我們常常在中田鮮果前過馬路。威靈頓街的整條行人道都特別窄，只容得下一個人，但馬路卻也闊不了多少，左邊泊滿了私家車，右邊的車子便只能慢駛。車與車之間往往只留很窄的空位，特別是繁忙的上班時間，有時我們還要側着身子，把頭探出來看清楚，才能從連綿不斷的車龍間鑽過去。

過了馬路以後，就是賣雲吞麵賣很有名的沾仔記。店子沒有裝上門，夏天只用幾張大透明膠布隔着店內的空調，顯得特別光明磊落。開闊的店面，幾張白圓桌，配上摺椅，還有三、四排「卡位」在右邊牆邊。店子用的是有藍色花紋的古老白瓷碗，盛着半透明的彈牙鹼水麵，上面擠着三顆

脹鼓鼓的雲吞。雲吞是人手包的，三隻鮮蝦嫩紅紅的屈曲在雲吞皮裡，遠看還蠻像家裡捲成一團的溫暖被窩。侍應都是人到中年的大叔大嬸，但他們那有點泛油光的笑臉、滿額的汗水和熟練靈活的手腳，才是我最嚮往的。甚至比那碗用大地魚、蝦米及豬肉熬製，還加進甘甜羅漢果的湯頭，更值得讓我回味。

說到熟練靈活的手腳，我看得最多的應該是在威靈頓街斜對面的蛇王芬。爸爸從前在這裡當侍應，後來聽說替人抹車收入不錯便轉行去了。直至小妹成為家裡的新成員並上了幼稚園後，換媽媽到那裡去做兼職。店子左邊的玻璃窗倒影着燒味，銀鐵管子上掛滿了穿着黃雨衣的油雞、半隻伸長脖子的燒鵝，這常讓我想起那些擠在地鐵車廂內、拼命向上抓緊鐵扶手的中環上班族。當那些燒味在午飯時間，被「師父」的油手迅速拿清光時，我總會有點失落。店子的右邊是用來煮麵或是煮糖水的，所以另一個「師父」會時常低着頭工作，感覺也就有點冷清。

放學後，因為沒人照顧，媽媽便把我帶到蛇王芬。其實我不是時常待在舖面的，因為午飯時間特別繁忙，所以媽媽只許我待在店子的後巷。這一來是怕上菜時，那些叫「滾水呀滾水」的會燙傷我，二來也是免得我這個小麻煩阻礙他們做生意。不管是寫寫龍飛鳳舞的落單紙，或是左手拿七八個空玻璃杯子、右手托着兩、三碟香噴噴的小菜，還是在人堆裡練練「迷蹤步」，店內的一切運作都是不能有半點差池的。爸爸說他也有這個本領，我問他們是不是天生都懂得玩雜技的，爸爸卻說是因為熟能生巧，這不由得讓小小的我又敬佩多幾分。

因為小孩有點好奇心，所以我還是常常竄進舖面看熱鬧，順便尋找媽媽的蹤影。可是有一回我卻聽見一個中年客人揚手，向我媽媽叫了一聲：「一碗靚仔」。那時可真的嚇了我一跳。於是，媽媽一聽便急急轉身走進燒臘檔，即時盛出一碗小山丘似的白飯，白飯比那中年男人亮亮的禿頭更白更滑，也難怪連他也要叫「靚仔」。我在後巷等到了中午，蛇王芬還未「落場」，所以我便跟爸爸先回家。

有時一家人晚上一起回家，走到大廈的樓梯口，媽媽總會叫我們先撥一撥自己的額頭，說是聽那些信神的指點，這樣做會比較「安全」，即使「時運低」也不會看到不該看的東西。她又叫我們上樓梯時不要靠近牆壁走，因為白天我們在忙，晚上便會有別的在忙。我看着有點剝落的牆身，在那些黃黃白白中，有點害怕又有點好奇地，嘗試尋找那些忙碌的影子。就像我白天時常凝望和敬佩的那些人們，雖然工作營營役役，但他們身上

卻又閃着與別不同的光彩。